

● 在大部分情况下，你不知道对方哪里好，却可以心甘情愿地与他浪迹天涯

● 如果你不勤奋，便没有任何意义

● 任何事情的存在只是为给坚强的人开眼界的

艺术学院 那点事儿

刘纯羽
▶ 著

○○○

必须坚强地活下去，必须该执着的执着，该放弃的放弃

没有人能陪伴自己的一生，人生就像电影，任何感情都有落幕的那一天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艺术学院 那点事儿

刘纯羽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学院那点事儿 / 刘纯羽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39-6081-9

I. ①艺…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1708号

艺术学院那点事儿

著 者 刘纯羽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周 焘

装帧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20.5

字 数 29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6081-9

定 价 38.00元

目录

CONTENTS

1. 美丽园情思 / 001
2. 你是“爸”，我是“妈” / 007
3. 海不阔，天不空 / 010
4. 每一天都值得“庆祝” / 015
5. 假如感到迷茫你就猜猜猜 / 025
6. “恶作剧”之苦 / 028
7. 陌生的熟悉人 / 033
8. 我们好像没有见过 / 035
9. 夜空中最亮的灯 / 042
10. 教授去哪儿 / 046
11. 遇见你是不美丽的意外 / 051
12. “惊”不起 / 057
13. 日日惊心 / 063
14. “危险”侠 / 066
15. 老鲜肉 / 071
16. 坏人去哪儿 / 077

17. 汽车最大 / 083
18. 惊鸿一变 / 086
19. 三寸地狱 / 089
20. 玩够了没有 / 098
21. 暗暗地算 / 104
22. 我管你 / 112
23. 入“水”太深 / 116
24. 匆匆那晚 / 119
25.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 128
26. 天使中的魔鬼 / 132
27. 披着羊皮的羊 / 135
28. 你是我的小天使 / 139
29. “君子”游戏 / 142
30. 冲动的幸福 / 149
31. 常别离 / 152
32. 如果这也能算爱 / 157
33. 变变变变 / 161
34. 把危险留给自己 / 172
35. 敢为死亡先 / 176
36. 不爱也要坦荡荡 / 182
37. 告别花生奶昔 / 190
38. 我是一只小小小狗 / 193
39. 为你旅行 / 197
40. 只爱外国人 / 200
41. 小孩子 / 203
42. 我爱的人和我不爱的人 / 208

43. 爱情是买还是卖 / 218

44. 一场游戏一场噩梦 / 223

45. 帅哥比不过奶油 / 229

46. 看运道 / 238

47. 最初的幻想 / 241

48. 一直不安静 / 243

49. 分手挺快乐 / 246

50. 勇敢不勇敢 / 255

51. 原来你却在这里 / 258

52. 无可救药 / 266

53. 爱“色”的眼睛 / 270

54. 你走了 / 275

55. 我们不是好孩子 / 279

56. 我可以 / 282

57. 爱你一生一世 / 288

58. 我们可不可以去勇敢 / 292

59. 爱情在天堂 / 299

60. 宿命之神 / 307

尾声 / 312

1. 美丽园情思

“那点事儿”不是别的“事儿”，这是个暧昧的词儿，在这所戏剧学院里，它单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那种事儿。戏剧学院的大美女雷雷就曾经大大咧咧地对她的闺蜜萧豆豆说：“唉，男人啊，还不就那点事儿！”言外之意，男人本来就是发生“那点事儿”的动物，何况是在这美女如云的戏剧学院！

萧豆豆不是学表演的，也不像她的闺蜜雷雷那样学播音主持。尽管据别人对她评价她还算长得漂亮，漂亮到不比学表演或者学播音主持专业的那些同学们差。可她还是学起了戏剧文学专业。因为她的人生偶像从她会读小说以来就一直是张爱玲。是的，她萧豆豆的人生理想就是变成像张爱玲一样的人。正是这个理想激励着她来到了与张爱玲最近的地方，近到一墙之隔。这个地方就是戏剧学院，它有座不大但很精致的校园，在校园的东墙外有个红砖洋房构成的里弄。那里弄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美丽园”。美丽园的深处有一个门洞，那里通向张爱玲一生爱着的人——风流才子胡兰成的住所。正是在那里，在一个令人迷失的夜晚，萧豆豆的偶像张爱玲走进了这个门洞，把自己的心和身体都交给了胡兰成。

记得萧豆豆到戏剧学院报到的头一个夜晚，她便来到东墙外这个凄清的弄堂

里。她含着激动的泪光凝望着那扇窗户，在心中对着偶像张爱玲说：“姐姐，我来了。豆豆要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此后，萧豆豆伴着偶像张爱玲在一墙之隔的戏剧学院整整生活了七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她便要完成戏剧学硕士学位的苦读。可是豆豆却伤心地发现，她距张爱玲越来越远，却在不自觉中完成了张爱玲和胡兰成干过的“那点儿事”。

七年前，豆豆还在陕西老家。豆豆在那里以全国第三的成绩考进了戏剧学院。整整几个月里，她萧豆豆都是红透方圆几十里的明星。连县城集市上卖猪头肉的贩子都逢人便说：“知道吗？咱这儿出了个状元！”

七年里，她不是没有失落过，不是没有迷茫过，不是没有退缩过，也不是没有后悔过。

至今她仍常常想起那个夜晚，连她自己都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在长得白胖白胖的男孩的进攻下，豆豆竟然就……当她从美丽园大酒店回到了她和她的闺蜜雷雷合租的住处时，雷雷盯着她失神的眼睛，冷冷地问：“你和白胖子那个了吧？”豆豆点了点头。雷雷就只“唉”地长叹了一声，那一声就好像是长剑刺伤了豆豆的心……

雷雷口中的“白胖子”叫唐松。豆豆原以为唐松能像自己戴的玉珮护身符那样，永远地守在她身边。她早已习惯了他眯着眼睛的坏笑，习惯了在寒冷的冬天里把手插进他的衣兜，习惯了当两人默默无语时，他忽然眨巴起小眼睛，好奇地托着下巴问豆豆：“老婆，你说结婚什么样啊？要不咱结个试试呗？”

每当这时，豆豆会极力憋着笑，捶着他说：“明天登记去啊！”

玩笑终归是玩笑。同样的话题重复了太多遍，两人竟然默契地不再提起了。就在距离毕业还有一年的时候，唐松忽然跟她说，自己要回老家实习一段很长的日子。唐松告诉她这件事的地点还是在美丽园大酒店。豆豆什么也没说，她盯着天花板，身体被洁白的床单覆盖着。她把整个身子钻进床单里，希望自己就那么永远地睡去。一种孤独感漫上了心头，她突然感觉那种孤独是她曾经体验过的。那年冬天，为了考研，她曾经留在了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一开始，那种孤独感并

不强烈，或者说是完全被考研的紧张感压抑住了。可是转眼间到了除夕，孤独感便突然被窗外的鞭炮声唤醒。豆豆清楚地记得，在阖家欢乐的这个时辰里，她却只等到了三通电话。

第一通是雷雷打来的，她匆匆地对豆豆说：“新年快乐啊宝贝！祝你越来越漂亮，做个幸福的小女人……”她还想跟豆豆聊些什么，但电话那一端传来了“雷雷，吃饺子”的声音，随即电话便挂断了。

第二通是妈妈打来的，电话两端一样地冷清。她们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妈妈便故作轻快地说：“怎么样，还顺利吗？”

“挺好的啊！”豆豆轻快地回答，可就在那一瞬间，她的喉咙却被一团棉花狠狠地塞住，眼泪奔流而下。窗外，城市上空沸腾着五颜六色的烟火，鞭炮声几乎淹没了两人的声音。她们就那么沉默着，谁也不说什么。许久过后，趁着炮声平息的空当，妈妈用轻描淡写的语气问豆豆：“吃饺子了没？”

豆豆点点头说：“吃了。”她觉得自己有点可笑，在电话这一端冲妈妈点头，她看得到吗？

“我也吃了，买了点儿速冻的，”妈妈沉默了许久，终于勉强地吐出几个字，“我给你爸也供了一盘。”

豆豆愣住了。她望着漆黑的夜空，呆呆地期待着那黝黑的幕布深处能出现些什么。

“是癌，”妈妈轻声地说，一时间，四周的鞭炮声停止了。“你爸没了，胃癌。”妈妈补充着。

豆豆无奈地耸了耸肩膀，“哦！是吗？”说完，她为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吃惊。而后她告诉妈妈，自己想下楼去看看烟火。随即她快速地冲下五层楼，冲到单元门口。同样是鞭炮轰鸣，豆豆放声大哭。她知道没人能听到她在哭。

豆豆疲倦了。每一个春节，她都是这么冷冷清清地度过的。当她站在被烟火映得如同白昼的夜里，当她理智地收起眼泪时，她在心里告诉爸爸：“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再走？”

豆豆哭累了，闭上了眼睛，她清晰地感觉到眼睛已经微微发烫，那持续的灼热感映衬着豆豆冰冷的心。小时候，自怜的悲怆常常围绕着她。多少次她在梦里见到了从未谋面的父亲，她看着他高大的身躯，络腮的胡子，她任性地指责他、质问他，为什么不喜欢自己，为什么要在自己才九个月大的时候抛家弃女，为什么到死才有一个消息！她甚至梦到了父亲那一脸的悔恨和慈爱的眼神，她梦到了自己的任性……然而当太阳升起，梦境结束时，豆豆伤感地从思绪中走出来，告诉自己，梦毕竟是梦啊！

第三通电话是唐松打过来的，他想第二天从家里赶到上海，来陪豆豆。豆豆多么希望他能来啊！如果他在，自己会好过很多。她也向自己保证，即便唐松来了，她也不会因此而耽误复习，她一定会像现在一样认真的。可是唐松说，家里这几天都有安排，还得编一个理由才能跑回来。紧接着，唐松坏笑着问豆豆：“有没有想我啊？”“是怎么想我的啊？”“都想些什么啊？”

豆豆知道男孩子都是这样的。不过，她的心情还是比先前好了一些。也就在那一刻，豆豆告诉自己，前面的路也许很艰难，但自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她还记得几个月后，依旧是一个寒冬。当豆豆走出考场时，夜幕已降临。厚厚的羽绒服牢牢地抵住了刺骨的冰风，唯有裸露的脸庞和双手不停地颤抖。可豆豆的心是热的，因为她有唐松。就连豆豆最要好的闺蜜雷雷也想不到，唐松居然会跟她一起考研，而且还居然考上了！

当雷雷知道这个消息时，她忽闪着长长的像门帘似的睫毛，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哟，还真让你捡着了！”

豆豆知道那段日子是她长这么大最开心的时光。

一切都成了过往，唐松走了，只留下豆豆自己。她孤独地面对日出日落，孤独地把自己埋在堆积如山的书海里。当身心疲惫之时，她希望能听见他的声音。

可是半年时间里，他们的联系却逐渐减少，从每天一通电话，到三天一通，到后来的一个星期一通，再到后来的没有电话，只是几天才发一个微信。豆豆不是没有挣扎过，不是没有怀疑过，不是没有伤心过，多少次她无法忍受他的冷漠，

哭着打电话问他还要不要自己了，得到的答案是：“怎么会不要？傻豆豆！”她不信，接着问：“那你可不可以每天打一通电话给我？就一通。”对方在电话里轻松地回答：“好啊！”

可是即便如此，唐松依旧没有兑现承诺。

豆豆曾经眼泪汪汪地看着雷雷问：“他是不是不要我了，是不是他有别人了……”

雷雷看着她，用无所谓的表情说：“你见着谁老夫老妻地还成天腻歪？你俩四年了不是？生个娃都能打酱油了！”

也许是雷雷的话宽慰了豆豆的心，从那以后，豆豆便不再要求什么了。

渐渐地，豆豆竟然习惯了孤独，那些徒生悲凉的夜晚也被她当成了人生的历练。转眼间，半年时间一转而过，就在昨天，当豆豆埋头于书海，习惯性地“享受”着孤独时，一个电话却让她再也无法平静。

唐松终于回来了，结束了他为期一百八十天的实习！豆豆的日历上，先前的日子都被整齐地划去，只有今天，那个美丽的数字——十二月十五日，吸引着豆豆的眼球。

“终于熬出头了！”豆豆对着招财猫说。

她站在窗前，期待地朝窗外张望着。

她等待着他，她半年未见的爱人。她迫切地想知道这半年的实习生涯，没有自己的陪伴，他是怎么度过的。她期待着唐松的身影从远处走来，当他走近时，自己便冲他傻笑，然后他看着自己，忽然躲起来，或者忽然冲着豆豆的方向跑来，就像以前他们约会时她等他那样……想到这里，豆豆的心竟然紧张地“扑通扑通”直跳。她转过身，面前是整个屋子——六十平方米的老式公寓，陈旧的家具，松动的木地板走上去“咯吱咯吱”直响，用雷雷的话说，那声音听上去就跟干吗似的！豆豆知道这家伙一定又想着“男生女生那点事儿”了！可破归破，豆豆偏偏舍不得离开这儿，租金便宜不说，最重要的是它承载了豆豆最美的青春岁月！

为了今天的见面，豆豆已经在心里谱写了很多很多的话，她要说给唐松听。

现在她生怕宝贵的见面时间被浪费，一遍又一遍地在屋子里踱步，练习着待会儿要说的那些话。

她说：“白胖子，你有没有每天想我一遍？”

她说：“以后你每年都陪我过除夕好不好？”

她还想说，她还想说……想到这里，她不敢说了。其实她最想说的是——“唐松，你不会变成胡兰成吧？他把我偶像害那么惨，我可不要！”

她仓皇地回到书桌前，望着招财猫，望着窗外热烈的太阳，她告诉自己，要留有希望。

事实上，唐松正是为豆豆而来的。他不是胡兰成，昨天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更不是。就在昨天，他得到了那张宝贵的“社会实践证明”，也得到了单位领导的夸奖。对方说，若不是国家有规定，用实习生不得超过半年，他们是真舍不得唐松走。而唐松的心却早就飞了，他早早地买好了飞往上海的机票，在家度过不眠的一夜后便动身了。

他们约在下午三点见面，现在已经过了十分钟。豆豆不在乎多等一会儿，只要等待，就有希望。唐松早已走进了豆豆家的住宅区里，可是他踌躇了。半年了，豆豆变成什么样了？她还能接受自己吗？他想到了她打电话对自己的哭泣，想到了自己无奈的安慰，想到了自己无法言说的苦衷……他很想等实习期一满就回到这座城市来落脚，再开始另一段实习生涯。职业生涯便是从实习开始的，无数次的实习便形成了踏入职场的第一级台阶。

2. 你是“爸”，我是“妈”

从不打扮的豆豆今天精心地把自己打理了一番，是雷雷逼着她这么干的。当她看到豆豆像往常一样随便穿一件什么衣服时，她大声呵斥住了她：

“妈妈！你再这样下去别说白胖子，连白猪都对你没兴趣了啦！”

豆豆委屈地看着她问道：“我真的那么丑吗？爸爸？”

也许有人会觉得她们的关系有点奇怪，为什么雷雷管豆豆叫“妈妈”，而豆豆管雷雷叫“爸爸”呢？千万别往歪处想，她们可是十分纯洁的闺蜜关系。三年前，当两个人住在一起时，雷雷就想，天天叫名字太生分，应当有个称呼的好。当时女生中都流行着互相称呼“老公”和“老婆”，豆豆认为这听起来怪别扭的，还是叫“爸爸”和“妈妈”吧，爸爸、妈妈组成一个家，多么自然，多么温馨！于是这样的称呼便在俩丫头之间叫开了。

今天，雷雷“爸爸”亲自出马，给豆豆精心地化了妆。小屋子里的茶几上摊满了各式各样的化妆品，豆豆新鲜而好奇地看着这些东西，她怎么就没发现“爸爸”有这么多看家宝呢？她平日里可是不太喜欢化妆的呢！当她问这个问题时，雷雷回答道：

“看着好玩儿就买了，你可不知道，那些卖化妆品的帅哥都长得可帅可帅呢！”她一边说着，一边做出花痴状。

豆豆和唐松的见面地点就在豆豆她们的小公寓里，雷雷还不知道这些。这会儿，她一边专注地在豆豆白皙的皮肤上涂抹，一边问：

“你们待会儿在哪儿见啊？”

“咱家啊！”

雷雷涂抹的手停住了，她看着豆豆，盯了一会儿，幽幽地说：

“你俩……要在家搞一搞？不会吧……”

忽然间，豆豆的脸上泛起一阵微笑，还伴着些许红晕。

“妈妈！看不出你们尺度不小啊！我还是回避吧！”

“不要啦！我们就是见个面而已。”豆豆羞涩地说。

“我不信，小别胜新婚，你们这也不是小别了。我不能相信白胖子的定力。”

豆豆不说话了，她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这笑容发自内心，那样地无法克制。

很快，雷雷便打造了一个美丽的豆豆。当豆豆站在镜子前，端详着这张圆圆的五官端正的脸时，她开心地对着镜子直乐。

“美是挺美的，就是脸大了点儿！”雷雷说着，潇洒地回去收拾桌上凌乱的化妆品了。

豆豆冲着雷雷的背影使劲儿嘬嘬嘴巴。

距离见面时间还有二十分钟，雷雷迅速地穿好衣服，对豆豆挤眉弄眼地说了一通：“祝你约会成功，注意安全哦！”便转身出了家门。

豆豆则徘徊在只有六十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从一端走到另一端，再走回来。

这个她和雷雷租住的地方，沙发是她俩凑钱买来的，便宜的折叠式沙发床。两个人各住一个房间，虽然那里面只能勉强放下一个大床和一张书桌，两个人依旧是满意之极。在豆豆的房间里，书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整日挥舞手臂的招财猫，那是唐松送给她的，每当豆豆看书看累了，便盯着这只猫，想想他。

距离见面时间还有五分钟，门铃响了。

豆豆的心开始狂跳，她抑制着冲动，迈着稳重的步伐，走向门口。

门外的唐松真实地站着，豆豆的激动渐渐化为平静和踏实。她发现自己更爱他了，眼前的他那么精神，比起原有的可爱之外，更多了几分帅气和成熟。

这是我的男朋友哦。豆豆在心里偷偷告诉自己。

唐松坐在沙发上，豆豆坐在他旁边。

他们并排坐了一会儿，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六个月没见面，整整一百八十天，此刻，豆豆百感交集。她想起了雷雷“爸爸”的叮嘱：“要女人一点儿，男人最抵不住女人温柔的诱惑！”

豆豆起身，走进厨房，认真地沏了一杯茶。她下意识地选择唐松视线所能达

到的地方站着，这样他就能看到她沏茶的身影了。

当豆豆把精心沏好的茶端出来时，唐松正坐在那儿，低头摆弄着手机。

豆豆轻轻地走来，把茶杯放在他面前，绿色的叶子悬浮在剔透的玻璃杯里，很是好看。唐松终于从手机的世界里出来，笑着对豆豆说：“谢谢！”

豆豆的心微微颤动了一下，浅浅的失望随之而来。一百八十天，也许对于一对恋人的分别来说，的确长了些，这样长久的别离，会形成两个人的生疏感。豆豆则在心里劝说自己：别介意。

她坐在他的身边，轻轻地靠在他的身上。唐松拉住了豆豆的手，用低沉的声音温柔地问：“最近怎么样？”

“不好，”豆豆撒娇地回答，“想你想的。”

“哈哈！小豆豆也会想人啊！”唐松拿豆豆开心。

豆豆指着唐松白胖的脸说：“再说，再说不理你了！”

唐松看着豆豆，忽然认真地问：“复习得怎么样？”

豆豆认真地点头说：“还可以，一直在看着。”

唐松微微地笑了，“那就好。”

“你怎么样啊？是不是终于结束了啊！”

“是啊！不喜欢实习。”

豆豆接着唐松的肩膀说：“那就快回来吧！反正在对付过去了！”

唐松靠在沙发上，抬头望着屋顶。豆豆躺在他的臂弯里，睁大眼睛望着他，她在期待着什么，她觉得唐松有话想对自己说，豆豆感到心里有了丝丝紧张。

“豆豆，”好一会儿，唐松方才开口，豆豆看着他，“我也许不回来了。”

豆豆愣了，在唐松的臂弯里，她感觉自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现在的姿势令她很别扭，那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

豆豆缓缓地坐起来，尽量让自己快一些恢复理智。

“要在那里工作吗？”

唐松点点头。

“你不是要考博吗？”

豆豆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

唐松长长地叹出一口气。

3. 海不阔，天不空

俗语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会儿，豆豆真信了。她无法知道厄运的开端是从哪儿开始，为什么开始的。

“哇，好萌哦！”一个女生的声音。

“八怪，怪怪，臭怪怪！”另一个女生的声音像是捏住了鼻子发出来的。

一只小狗跳了出来，豆豆看到一只脑袋圆圆、耳朵尖尖的吉娃娃狗，大概有人的手掌心那么大，以前她听依依说起过这只吉娃娃。这种叫“茶杯吉娃娃”的物种，可以装进马克杯里带着走。它的名字叫“八怪”，依依说到“八怪”，总是洋溢着自豪的表情，翘着眉毛说：“我家怪怪是花了两万块买来的！”

眼下依依正在给大家表演一项“绝活儿”，她把八怪轻而易举地抓了回去，看着大家说：“快来看！我们八怪要表演装死了！”

依依做出手枪的手势，对着怪怪一打，怪怪立刻倒地。

同学们欢呼：“死啦！死啦！哈哈哈哈哈……”

穿着马褂的佟爷爷走了进来，眼前的教授，学生们称其为“佟爷爷”，最后一节课由他来主讲。

“呼啦”一声，佟爷爷手中的扇子被帅气地甩开来，扇面上“环球同此凉热”几个大字赫然呈现在大家面前。据说这佟教授的扇子是学院里的一景，也是他个

性化的标识，他无冬历夏的手里总拿着这把扇子，就仿佛旧社会那些说相声的人。没见过的人看见他三九天打开扇子一定很惊诧，不过熟悉他的人却早就见怪不怪了。那扇子对于佟教授来说，不是用来扇风的，而是用来扇风度的。

佟爷爷全名佟瑾泉。他的“佟”是单人旁的“佟”，可大家偏偏说是“同性恋”的“同”，豆豆知道这是故意气他说的，谁让他天天把“大师”抬出来压迫大家呢？不信你看这会儿，他从容不迫地打开投影仪，放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广岛之恋》。影片刚开始，他照旧按下暂停键，缓缓地、一字一顿地对大家说：“大家不要放弃跟大师交流的机会。”

大屏幕上，男人和女人正在滚满汗珠的肉体上投入地亲热着，佟爷爷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幕。依依坐到了豆豆身边——大概因为豆豆坐的位置比较隐蔽的原因。此时，她正在拿一个大粉扑狠狠地往脸上贴粉，一层又一层。一股股强烈的香气迅速刺进豆豆的鼻子里，豆豆忍不住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依依斜着看了豆豆一眼，“爷爷尺度还真不小！”

豆豆看了看依依，就在她和依依的目光即将碰撞之时，依依却本能地躲开了，豆豆不再说什么。

大屏幕上黑白色调里，男人和女人的亲昵镜头即将结束，可佟爷爷却忽然按下“暂停”键，“同学们！这是电影史上的经典镜头！让我们再一次向大师致敬！”

话音未落，布满汗珠的一男一女两个裸身的肉体又在特写镜头的关照之下重新激情上演。

佟爷爷把这个“经典电影的经典开头”反反复复播到正午十二点。当他宣布下课的刹那间，依依麻利地把粉扑塞进化妆包里。豆豆这才发现，依依脸上的粉涂了将近四个小时！她一边收拾包包，一边凑到豆豆跟前，“有个秘密告诉你！”

豆豆的脑袋即将爆裂，目前就处在脑浆迸发的临界点，她沉默着，努力做出微笑的表情看着依依，其实她想说的是：“什么都不必告诉我，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就在这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法国女子和日本男子在湿润的身体上缠绵之时，豆豆的大脑如陀螺一样迅速地转动。期间，她给唐